

冊十五

三國志

蜀

七

吳書十

程普

傳第十

三國志五十五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凌徐潘丁傳第十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也初為州郡吏有容貌計略善於應

對從孫堅征伐討黃巾於宛鄧破董卓於陽人攻城野戰身被創

夷堅薨復隨孫策在淮南從攻廬江拔之還俱東渡策到橫江當

利破張英于麋等轉下秣陵湖熟句容曲阿普皆有功增兵二千

騎五十四進破烏程石木波門陵傳餘杭普功為多策入會稽以

普為吳郡都尉治錢唐後徙丹陽都尉居石城復討宣城涇安吳

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策嘗攻祖郎大為所圍普與一騎共蔽扞

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策因隨出後拜盪寇中郎將領零陵

太守從討劉勲於尋陽進攻黃祖於沙羨還鎮石城策薨與張昭

等共輔孫權局旋三郡平討不瑕又從征江夏還過豫章別討

樂安樂於平定代太史慈備海昏與周瑜為左右督破曹公於烏

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羨食四縣先

出諸將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施與喜士大夫周瑜卒代

領南郡太守權分荊州與劉備普復還領江夏遷盪寇將軍卒吳書

曰普殺叛者數百人皆使權稱尊號追論普功封子咨為亭侯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吳書曰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枝葉分離自祖遷

雖處貧賤不自同於凡庸常初為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之

堅南破山賊北走董卓拜蓋別部司馬堅薨蓋隨策及權擐甲周

旋蹈刃屠城諸山越不賓有寇難之縣輒用蓋為守長石城縣吏

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為官

不以文吏為稱今寇賊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掾當

檢攝諸曹糾擿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

竟可入
循吏傳

杖宜各盡心無為眾先初皆怖威夙夜恭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

書漸容人事蓋亦嫌外懈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數事乃

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皆叩頭謝罪蓋曰前

已相勅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慄後轉春穀

長尋陽令凡守九縣所在平定遷丹陽都尉抑強扶弱山越懷附

蓋姿貌嚴毅善於養眾每所征討士卒皆爭為先建安中隨周瑜

拒曹公於赤壁建策火攻詔在瑜傳吳書曰赤壁之役蓋為流矢所中時寒墮

蓋自強以一聲呼韓當當聞之曰此公拜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夷反亂攻守城

邑乃以蓋領太守時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入

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盡歸邑落誅討魁帥附從者赦之自

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邃巴醴由誕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

請見郡境遂清後長沙益陽縣為賊所攻蓋又平討加偏將軍

病卒于官蓋嘗官決斷事無留滯國人思之吳書曰又圖畫蓋形四時祠祭及權踐祚

追論其功賜子柄爵關內侯

韓當字義公遼西令支人也今音耶定反支音巨兒反以便弓馬有膂力幸於孫堅

從征伐周旋數犯危難陷敵禽虜為別部司馬吳書曰當勤苦有功以軍旅陪隸分於英豪故爵位

不加終於堅世及孫策東渡從討三郡遷先登校尉授兵二千騎五十

匹從征劉勲破黃祖還討鄱陽領樂安長山越畏服後以中郎將

與周瑜等拒破曹公又與呂蒙襲取南郡遷偏將軍領永昌太守

宜都之役與陸遜朱然等共攻蜀軍於涿鄉大破之徙威烈將軍

封都亭侯曹真攻南郡當保東南在外為帥厲將士同心固守又

敬望督司奉遵法令權善之黃武二年封石城侯遷昭武將軍領

冠軍太守後又加都督之號將敢死及解煩兵萬人討丹陽賊破

之會病卒子綜襲侯領兵其年權征石陽以綜有憂使守武昌而

五
韓
綜

綜淫亂不軌權雖以父故不問綜內懷懼吳書曰綜欲叛恐左右不從因譏使劫略示欲饒之轉相放效為行

旅大患後因詐言被詔以部曲為寇盜見詰讓云將吏以下當並收治又言恐罪自及左右因曰惟當去耳遂共圖計以當葬父盡呼親戚姊妹悉以嫁將吏所幸婢妾皆賜與親近殺牛飲酒歎

血與共盟誓載父喪將母家屬部曲男女數千人奔魏魏以為將軍封廣

陽侯數犯邊境殺害人民權常切齒東興之役綜為前鋒軍敗身

死諸葛恪斬送其首以白權廟

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也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給事及策東

渡拜別部司馬授兵與策周旋平定三郡又從定豫章調授葛陽

尉歷三縣長討平盜賊遷西部都尉會稽治賊呂合秦狼等為亂

欽將兵討擊遂禽合狼五縣平定徙討越中郎將以經拘昭陽為

奉邑賀齊討黜賊欽督萬兵與齊并力黜賊平定從征合肥魏將

張遼襲權於津北欽力戰有功遷盪寇將軍領濡須督後召還都

拜津右護軍典領辭訟權嘗入其堂內母疎帳縹被妻妾布裙權

三
國
志

用史記
瑛喻進
項羽句

歎其在貴守約即勅御府為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悉皆
錦繡初欽屯宣城嘗討豫章賊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權
以欽在遠不許盛由是自嫌於欽曹公出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
節度盛常畏欽因事害已而欽每稱其善盛既服德論者美焉江表
傳曰權謂欽曰盛前白卿卿今舉盛欲慕邪奚邪欽對曰臣聞公舉不挾私怨盛忠而勤權討
強有膽略器用奸萬人督也今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嘉之權討
關羽欽督水軍入沔還道病卒權素服舉哀以蕪湖民二百戶田
二百頃給欽妻子子壹封宣城侯領兵拒劉備有功還赴南郡與
魏交戰臨陣卒壹無子弟休領兵後有罪失業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與蔣欽隨孫策為左右服事恭敬數
戰有功策入會稽署別部司馬授兵權愛其為人請以自給策討
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自衛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圍落而
山賊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

鞍眾莫能自定惟泰奮擊投身衛權膽氣倍人左右由泰並能就
戰賊既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日無泰權幾危殆策深德
之補春穀長後從攻皖及討江夏還過豫章復補宜春長所在皆
食其征賦從討黃祖有功後與周瑜程普拒曹公於赤壁攻曹仁
於南郡荊州平定將兵屯岑曹公出濡須泰復赴擊曹公退留督
濡須拜平虜將軍時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並不伏也權特為案
行至濡須塢因會諸將大為酣樂權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權
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鬪處以對畢使復服歡讌
極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蓋江表傳曰權把其臂因流涕交連字之曰幼平卿
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吳之功臣孤當與卿同榮辱等休戚威
平意快為之勿以寒門自退也即勅以已常所用御幘青練蓋賜之坐罷任駕使泰以兵馬導從
出鳴鼓角於是盛等乃伏後權破關羽欲進圖蜀拜泰漢中太守奮
威將軍封陵陽侯黃武中卒子邵以騎都尉領兵曹仁出濡須戰

有功又從攻破曹休進位裨將軍黃龍二年卒弟承領兵襲侯
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脩謁時年十八長七
尺七寸因從渡江征討有功拜別部司馬策破劉勲多得廬江人
料以精銳乃以武爲督所向無前及權統事轉督五校仁厚好施
鄉里遠方客多依託之尤爲權所親愛數至其家累有功勞進位
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葬江表傳曰權命
以其愛妾殉葬復客二百家孫盛曰昔二良從秦穆師以之不征魏妾既出杜子脩有武
回以之僵仆禍福之報如此之效也權杖計任術以生從死世祚之促不亦宜乎風年十九權召見獎厲拜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時諸將新兵多有逃叛而脩撫循得意不失一人權奇之拜爲校尉建安末追錄功臣後封脩都亭侯爲解煩督黃龍元年卒弟表字文奧武庶子也少知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宮皆共親友尚書暨艷亦與表善後艷遇罪時人咸自營護信厚言薄表獨不然士以此

重之徙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順嫡母者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直當出別居耳表於大義公正如此由是二母感寤雍穆表以父死敵場求用爲將領兵五百人表欲得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皆愛附樂爲用命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收考極毒惟死無辭廷尉以聞權以表能得健兒之心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奇之欲全其名特爲赦明誅戮其黨遷表爲無難右部督封都亭侯以繼舊爵表皆陳讓乞以傳脩子延權不許嘉禾三年諸葛恪領丹陽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與恪參勢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

乞以還官充足精銳詔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焉表乃稱曰今除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爲本空枉此勁銳以爲僮僕非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聞權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戶羸民以補其處表在官三年廣開降納得兵萬餘人事捷當出會鄱陽民吳遽等爲亂攻沒城郭屬縣搖動表便越界赴討遽以破敗遂降陸遜拜表偏將軍進封都鄉侯北屯章皖年三十四卒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爲起屋宅子敖年十七拜別部司馬授兵四百人敖卒脩子延復爲司馬代敖延弟永將軍封侯始施明感表自變行爲善遂成健將致位將軍董襲字元代會稽餘姚人長八尺武力過人謝承漢書稱襲志節慷慨武毅英烈孫策入郡襲迎於高遷亭策見而偉之到署門下賊曹時山陰宿賊黃龍羅周勃聚黨數千人策自出討襲身斬羅勃首還拜別部司馬授

祖破黃
兵數千遷揚武都尉從策攻皖又討劉勲於尋陽伐黃祖於江夏策薨權年少初統事太妃憂之引見張昭及襲等問江東可保安不襲對曰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衆事襲等爲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衆皆壯其言鄱陽賊彭虎等衆數萬人襲與凌統步騭蔣欽各別分討襲所向輒破虎等望見旌旗便散走旬日盡平拜威越校尉遷偏將軍建安十三年權討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併間大紮繫石爲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襲與凌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船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紮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便開門走兵追斬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襲曰今日之會斷紮之功也曹公出濡須襲從權赴之使襲督五樓船往濡須口夜卒暴風五樓船傾覆左

右散走舸乞使襲出襲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

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喪供給甚厚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吳書曰寧本南陽人其先客於巴郡寧為吏舉計掾補蜀郡丞頃之棄官歸家少有氣力

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毘帶鈴

民間鈴聲即知是寧吳書曰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或割

棄以示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隆厚者乃與交歡不爾即放所

將奪其資貨於長吏界中有所賊害作其發負至二十餘年止不

攻劫頗讀諸子乃往依劉表因居南陽不見進用後轉托黃祖祖

又以凡人畜之吳書曰寧將僮客八百人就劉表表儒人不習軍事時諸英豪各起兵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不禮之權計祖軍敗奔走追兵急寧以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校尉

操祖既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令人化誘其客客稍亡寧欲去恐

不獲免獨憂悶不知所出飛知其意乃要寧為之置酒謂曰吾薦子者數矣王不能用日月逾邁

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庶遇知己寧良久乃曰雖有其志未知所由飛曰吾欲白子為鄉長於是去

就就與臨版轉九平寧曰幸甚飛白祖聽於是歸吳周瑜呂蒙皆共薦達孫權

加異同於舊臣寧陳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彌憍終為篡盜南荆

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慮既不

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後操圖之

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欺弄

務於貨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怠於耕農軍

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

彌廣即可漸規巴蜀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吳下業業若軍

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

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

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

權遂西果禽祖盡獲其士眾遂授寧兵屯當口吳書曰初權破祖先作兩

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若不言吾豈忘之權為諸將置酒寧下席叩頭血流交流為權言飛疇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

言謂曰今為君致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兔分裂之禍受更生之後隨周瑜拒破曹公於

烏林攻曹仁於南郡未拔寧建計先徑進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

入守之時手下有數百兵并所新得僅滿千人曹仁乃令五六千

人圍寧寧受攻累日敵設高樓兩射城中士眾皆懼惟寧談笑自

若遣使報瑜瑜用呂蒙計帥諸將解圍後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

羽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銳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云欲

夜涉渡肅與諸將議寧時有三百兵乃曰可復以五百人益吾吾

往對之保羽聞吾欬唾不敢涉水涉水即是吾禽肅便選千兵益

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住不渡而結柴營今遂名此處為關羽瀨權

嘉寧功拜西陵太守領陽新下雉兩縣後從攻皖為升城督寧手

持練身緣城為吏士先卒破獲朱光計功呂蒙為最寧次之拜折

衝將軍後曹公出濡須寧為前部督受勅出斫敵前營權特賜米

酒眾殺寧以料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寧先以銀盃酌酒自飲兩

盃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白削置膝上呵謂之曰

卿見知於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

見寧色厲即起拜持酒通酌兵各一銀盃至二更時銜枚出斫敵

敵驚動遂退寧益貴重增兵二千人

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號步騎四十萬臨

為前都督權密勅寧使夜入魏軍寧乃選手下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下使拔鹿角踰壘入營

斬得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寧已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因夜見權權喜曰足以驚駭

老子否聊以觀卿膽耳即賜絹千匹乃百口權曰孟

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敵也停住月餘北軍便退

寧雖麤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略

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健兒亦樂為用命建安二十年從攻合肥

會疫疾軍旅皆已引出唯車下虎士千餘人并呂蒙蔣欽凌統及

寧從權逍遙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寧引弓射敵與

統等死戰寧厲聲問鼓吹何以不作壯氣毅然權尤嘉之

吳書曰凌

其父操寧常備統不與相見權亦命統不得讐之嘗於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

雙戰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後權知統意因令寧將兵遂徙屯於

半州寧廚下兒曾有過走投呂蒙蒙恐寧殺之故不即還後寧齋禮
禮蒙母臨當與升堂乃出廚下兒還寧寧許蒙不殺斯須還船縛
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畢勅船人更增舸纜解衣臥船中蒙大怒
擊鼓會兵欲就船攻寧寧聞之故臥不起蒙母徒跣出諫蒙曰至
尊待汝如骨肉屬汝以大事何有以私怒而欲攻殺甘寧寧死之
日縱至尊不問汝是爲臣下非法蒙素至孝聞母言即豁然意釋
自至寧船笑呼之曰與霸老母待卿食急上寧涕泣歔欷曰負卿
與蒙俱還見母歡宴竟日寧卒權痛惜之子瓌以罪徙會稽無幾
死

凌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也父操輕俠有膽氣孫策初興每從征
伐常冠軍履鋒守永平長平治山越姦猾斂手遷破賊校尉及權
統軍從討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前鋒輕舟獨進中流矢死統年

十五左右多稱述者權亦以操死國事拜統別部司馬行破賊都
尉使攝父兵後從擊山賊權破保屯先還餘麻屯萬人統與督張
異等畱攻圍之克日當攻先期統與督陳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
因督祭酒陵轍一坐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慢面折不爲用勤
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答衆因罷出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
辱統統不忍引刀斫勤數日乃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
乃率厲士卒身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披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
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使得以功贖罪後權復征江夏統爲
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兵數十里行入右江
斬黃祖將張碩盡復船人還以白權引軍兼道水陸並集時呂蒙
敗其水軍而統先搏其城於是大獲權以統爲承烈都尉與周瑜
等拒破曹公於烏林遂攻曹仁遷爲校尉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

財重義有國士之風又從破皖拜盪寇中郎將領沛相與呂蒙等西取三郡反自益陽從往合肥爲右部督時權徹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兵去已遠勢不相及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執挾權出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版權策馬驅馳統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路絕統被甲潛行權既御船見之驚喜統痛親近無反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吳書曰統創甚權遂雷統於舟盡易其衣服其創拜偏將軍倍給本兵時有薦同郡盛暹於權者以爲梗槩大節有過於統權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時統已臥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害如此統以山中人尚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權令東占且討之命勅屬城凡統所求皆先給後聞統素愛士士亦慕焉得精兵萬餘人過本縣步入寺

門見長吏懷三版恭敬盡禮親舊故人恩意益隆事畢當出會病

卒時年四十九權聞之拊牀起坐哀不能自止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使張承爲作銘誄二子烈封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

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騎馬追錄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兵後烈有罪免封

復襲爵領兵孫盛曰觀孫權之養士也傾心竭思以求其死力泣周泰之夷殉陳武之妾請

呂蒙之命育凌統之孤卑曲苦志如此之勤也是故雖令德無聞仁澤內著而能屈疆荆吳僭擬年歲者抑有由也然霸王之道期於大者遠者是以先王建德義之基恢信順之宇制經略之綱明貴賤之序分簡而其親可久體全而其功可大豈踈瑣近務邀利於當年哉

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其是之謂乎

徐盛字文嚮琅邪莒人也遭亂客居吳以勇氣聞孫權統事以爲

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守柴桑長拒黃祖祖子射嘗率數千人下

攻盛盛時吏士不滿二百與相拒擊傷射吏士千餘人已乃開門出戰大破之射遂絕迹不復爲寇權以爲校尉蕪湖令復討臨成

南阿山賊有功徙中郎將督校兵曹公出濡須從權禦之魏嘗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赴討時乘蒙衝遇迅風船落敵岨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斫敵敵披退走有所傷殺風止便還權大壯之及權為魏稱藩魏使邢貞拜權為吳王權出都亭候貞貞有驕色張昭既怒而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後遷建武將軍封都亭侯領廬江太守賜臨城縣為奉邑劉備次西陵盛攻取諸屯所向有功曹休出洞口盛與呂範全琮渡江拒守遭大風船人多喪盛收餘兵與休夾江休使兵將就船攻盛盛以少禦多敵不能克各引軍退遷安東將軍封蕪湖侯後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計從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船諸將以為

無益盛不聽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圍愕然彌漫數百里而江水

盛長便引軍退諸將乃伏

干寶晉紀所云疑城已注孫權傳魏氏春秋云文帝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也

黃武中卒

子楷襲爵領兵

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也孫權為陽羨長始往隨權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訖後豪富相還權奇愛之因使召璋得百餘人遂以為將討山賊有功署別部司馬後為吳大市刺姦盜賊斷絕由是知名遷豫章西安長劉表在荊州民數被寇自璋在事寇不入境比縣建昌起為賊亂轉領建昌加武猛校尉討治惡民旬月盡平召合遺散得八百人將還建業合肥之役張遼奄至諸將不備陳武鬪死宋謙徐盛皆披走璋身次在後便馳進橫馬斬謙盛兵走者二人兵皆還戰權甚壯之拜偏將軍遂領百校屯牛州權征關羽璋與朱然斷羽走道到臨沮住夾石璋部下司

馬馬忠禽羽并羽子平都督趙累等權卽分宜都至秭歸二縣爲固陵郡拜璋爲太守振威將軍封溧陽侯甘寧卒又并其軍劉備出夷陵璋與陸遜并力拒之璋部下斬備護軍馮習等所殺傷甚衆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魏將夏侯尚等圍南郡分前部三萬人作浮橋渡百里洲上諸葛瑾楊粲並會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絕璋曰魏勢始盛江水又淺未可與戰便將所領到魏上流五十里伐葦數百萬束縛作大筏欲順流放火燒敗浮橋作筏適畢伺水長當下尚便引退璋下備陸口權稱尊號拜右將軍璋爲人麤猛禁令肅然好立功夫所領兵馬不過數千而其所在常如萬人征伐止頓便立軍市他軍所無皆仰取足然性奢泰末年彌甚服物僭擬吏兵富者或殺取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權惜其功而輒原不問嘉禾三年卒子平以無行徙會稽璋妻居建

業賜田宅復客五十家

丁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也少以驍勇爲小將屬甘寧陸遜潘璋等數隨征伐戰鬪常冠軍每斬將擐旗身被創夷稍遷偏將軍孫亮卽位爲冠軍將軍封都亭侯魏遣諸葛誕胡遵等攻東興諸葛恪率軍拒之諸將皆曰敵聞太傅自來上岍必遁走奉獨曰不然彼動其境內悉許洛兵大舉而來必有成規豈虛還哉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勝之及恪上岍奉與將軍唐咨呂據留贊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帥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至遂據徐塘天寒雪敵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著冑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爲設備奉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遷滅寇將軍進封都亭

支

侯魏將文欽來降以奉爲虎威將軍從孫峻至壽春迎之與敵追軍戰於高亭奉跨馬持矛突入其陣中斬首數百獲其軍器進封安豐侯太平二年魏大圍之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屯於黎漿力戰有功拜左將軍孫休卽位與張布謀欲誅孫綝布曰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休召奉告曰綝秉國威將行不軌欲與將軍誅之奉曰丞相兄弟友黨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陛下兵以誅之也休納其計因會請綝奉與張布目左右斬之遷大將軍加左右都護永安三年假節領徐州牧六年魏伐蜀奉率諸軍向壽春爲救蜀之勢蜀亡軍還休薨奉與丞相濮陽興等從萬彘之言共迎立孫皓遷右大司馬左軍師寶鼎三年皓命奉與諸葛靚攻合肥奉與晉大將石苞書構而間之苞以徵還建衡元年奉復帥衆治徐塘因攻晉穀陽穀陽民知之引去奉無所獲皓怒斬奉導軍三年奉貴而有功漸以驕矜或有毀之者皓追以前出軍事徙奉家於臨川奉弟封官至後將軍先奉死

評曰凡此諸將皆江表之虎臣孫氏之所厚待也以潘璋之不修權能忘過記功其保據東南宜哉陳表將家支庶而與胄子名人比翼齊衡拔萃出類不亦美乎

十一之夜

音聲

吳書十一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傳第十一

三國志五十六

朱治字君理丹陽故鄣人也初為縣吏後察孝廉州辟從事隨孫
 堅征伐中平五年拜司馬從討長沙零桂等三郡賊周朝蘇馬等
 有功堅表治行都尉從破董卓於陽人入洛陽表治行督軍校尉
 特將步騎東助徐州牧陶謙討黃巾會堅薨治扶翼策依就袁術
 後知術政德不立乃勸策還平江東時太傅馬日磾在壽春辟治
 為掾遷吳郡都尉是時吳景已在丹陽而策為術攻廬江於是劉
 繇恐為袁孫所并遂構嫌隙而策家門盡在州下治乃使人於曲
 阿迎太妃及權兄弟所以供奉輔護甚有恩紀治從錢唐欲進到
 吳吳郡太守許貢拒之於由拳治與戰大破之貢南就山賊嚴白
 虎治遂入郡領太守事策既走劉繇東定會稽權年十五治舉為

及古

孝廉後策薨治與張昭等共尊奉權建安七年權表治為九真太守行扶義將軍割婁由拳無錫毗陵為奉邑置長吏征討夷越佐定東南禽截黃巾餘類陳敗萬秉等黃武元年封毗陵侯領郡如故二年拜安國將軍金印紫綬徙封故鄣權歷位上將及為吳王治每進見權常親迎執版交拜饗宴贈賜恩敬特隆至從行吏皆得奉贄私覲其見異如此初權弟翊性峭急喜怒快意治數責數諭以道義權從兄豫章太守賁女為曹公子婦及曹公破荊州威震南土賁畏懼欲遣子入質治聞之求往見賁為陳安危江表傳載治說賁曰破虜將軍昔率義兵入討董卓聲冠中夏義士壯之討逆繼世廓定六郡特以君侯骨肉至親器為時生故表漢朝剖符大郡兼建將校仍關綜兩府榮冠宗室為遠近所瞻加討虜聰明神武繼承洪業攬結英雄周濟世務軍眾日盛事業日隆雖昔蕭王之在河北無以加也必克成王基應運東南故劉玄德遠布腹心求見拯救此天下所共知也前在東聞道路之言云將軍有異趣良用撫然今曹公阻兵傾覆漢室幼帝流離百姓元元未知所歸而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煙城邑虛道殣相望士歎於外婦怨乎室加之以師旅困之以飢饉以此料之豈能越長江與我爭利哉將軍當斯時也而欲背骨肉之親違萬安之計割同氣之膚啖虎狼之口為一女子改慮易圖失機毫釐差以千里豈不惜哉賁由此遂止權常歎治

空

憂勤王事性儉約雖在富貴車服惟供事權優異之自令督軍御史典屬城文書治領四縣租稅而已然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數治率數年一遣詣王府所遣數百人每歲時獻御權答報過厚是時丹陽深地頻有姦叛亦以年向老思戀土風自表屯故鄣鎮撫山越諸父老故人莫不詣門治皆引進與共飲宴鄉黨以為榮在故鄣歲餘還吳黃武三年卒在郡三十一年年六十九子才素為校尉領兵既嗣父爵遷偏將軍吳書曰才字君業權愛異之常侍從游戲少以父任為武衛校尉領兵隨從征伐屢有功捷本郡議者以才少處榮貴未留意於鄉黨才乃歎曰我初為將謂跨馬蹈敵當身履鋒足以揚名不知鄉黨復追迹其舉措乎於是更折節為恭留意於賓客輕財尚義施不望報又學兵法名聲始聞於遠近會疾卒才弟紀權以策女妻之亦以校尉領兵紀弟緯萬歲皆早天才子琬襲爵為將至鎮西將軍朱然字義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乞以為嗣策命丹陽郡以羊酒召然然到吳策優以禮賀然嘗與

權同書學結恩愛至權統事以然為餘姚長時年十九後遷山陰令加折衝校尉督五縣權奇其能分丹陽為臨川郡然為太守

臣松之案此郡尋罷非今臨川郡

授兵一千人會山賊盛起然平討旬月而定曹公出濡

須然備大塲及三關屯拜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從討關羽別與潘璋到臨沮禽羽遷昭武將軍封西安鄉侯虎威將軍呂蒙病篤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為可任蒙卒權假然節鎮江陵黃武元年劉備舉兵攻宜都然督五千人與陸遜并力拒備然別攻破備前鋒斷其後道備遂破走拜征北將軍封永安侯魏遣曹真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住宛為其勢援連屯圍城權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上立圍塲為然外救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時却退郃據州上圍守然中外斷絕權遣潘璋楊粲等解而圍不解時然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

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池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而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間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凡六月日未退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欲盡因與敵交通謀為內應垂發事覺然治戮泰尚等不能克乃徹攻退還由是然名震於敵國改封當陽侯六年權自率眾攻石陽及至旋師潘璋斷後夜出錯亂敵追擊璋璋不能禁然即還住拒敵使前船得引極遠徐乃後發黃龍元年拜車騎將軍右護軍領兖州牧頃之以兖州在蜀分解牧職嘉禾三年權與蜀克期大舉權自向新城然與全琮各受斧鉞為左右督會吏士疾病故未攻而退赤烏五年征柁中

襄陽記曰柁音如租稅之租柁中在上黃界去襄陽一百五十里魏時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萬餘家屯此分布在中廬宜

城西山臨河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陸良田河南之膏腴沃壤謂之柁中

魏將蒲忠胡質各將數千人要遮險

隘圖斷然後質為忠繼援時然所督兵將先四出聞問不暇收合

便將帳下見兵八百人逆掩忠戰不利質等皆退

孫氏異同評曰魏志及江表傳云然以景初元年

年正始二年再出為寇所破胡質蒲忠在景初元年魏志承魏書依違不說質等為然所破而直云然退耳吳志說赤烏五年於魏為正始二年魏將蒲忠與朱然戰忠不利質等皆退按魏少帝紀及孫權傳是歲並無事當是陳壽誤以吳嘉禾六年為赤烏五年耳

九年復征祖中魏將李興等聞然深入率步騎六千斷然後道然夜出逆之軍以勝反先是歸義馬茂懷姦覺誅權深忿之然臨行上疏曰馬茂小子敢負恩養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欲令所獲震耀遠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觀以解上下之忿惟陛下識臣先言責臣後效權時抑表不出然既獻捷群臣上賀權乃舉酒作樂而出然表曰此家前初有表孤以為難必今果如其言可謂明於見事也遣使拜然為左大司馬右軍師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修絜其所文采惟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在戰場臨急膽定尤過絕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諸葛瑾子

融步騭子協雖各襲任權特復使然總為大督又陸遜亦本功臣名將存者惟然莫與比隆寢疾二年後漸增篤權晝為減膳夜為不寐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權輒召見口自問訊入賜酒食出送布帛自創業功臣疾病權意之所鍾呂蒙凌統最重然其次矣年六十八赤烏十二年卒權素服舉哀為之感慟子績嗣

績字公緒以父任為郎後拜建忠都尉叔父才卒績領其兵隨太常潘濬討五溪以膽力稱遷偏將軍營下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魯王霸注意交績嘗至其廨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住立辭而不當然卒績襲業拜平魏將軍樂鄉督明年魏征南將軍王昶率眾攻江陵城不克而退績與奮威將軍諸葛融書曰昶遠來疲困馬無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繼吾欲破

之於前足下乘之於後豈一人之功哉宜同斷金之義融答許績
績便引兵及昶於紀南紀南去城三十里績先戰勝而融不進績
後失利權深嘉績盛責怒融融兄大將軍恪貴重故融得不廢初
績與恪融不平及此事變為隙益甚建興元年遷鎮東將軍二年
春恪向新城要績并力而畱置半州使融兼其任冬恪融被害績
復還樂鄉假節太平二年拜驃騎將軍孫綝秉政大臣疑貳績恐
吳必擾亂而中國乘釁乃密書結蜀使為并兼之慮蜀遣右將軍
閻宇將兵五千增白帝守以須績之後命永安初遷上大將軍都
護督自巴丘上迄西陵元興元年就拜左大司馬初然為治行喪
竟乞復本姓權不許績以五鳳中表還為施氏建衡二年卒
呂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也少為縣吏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家
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邪

問

遂與之婚後避亂壽春孫策見而異之範遂自委昵將私客百人
歸策時太妃在江都策遣範迎之徐州牧陶謙謂範為表氏覘候
諷縣掠考範範親客健兒篡取以歸時唯範與孫河常從策跋涉
辛苦危難不避策亦親戚待之每與升堂飲宴於太妃前後從策
攻破廬江還俱東渡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麋下小丹陽湖熟領
湖熟相策定秣陵曲阿收笮融劉繇餘眾增範兵二千騎五十四
後領宛陵令討破丹陽賊還吳遷都督

陳瑀自號吳郡太守住海西與強族嚴白虎交通策自將討虎別
遣範與徐逸攻瑀於海西梟其大將陳牧

江表傳曰策從容獨與範基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眾日盛範在遠聞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卿既上大夫加手下已有大眾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碎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也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使釋禱著袴褶執鞭詣閣下啟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眾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是時下邳
為曹公所敗於封丘南人叛瑀瑀拒之術走陰陵好辭以下瑀瑀不知權而又怯不即又從攻
攻術術於淮北集兵向壽春瑀懼使其弟公琰請和於術術執之而進瑀走歸下邳

此叔之而
以終情
大率也
若人兩
力之
六此矣

祖郎於陵陽太史慈於勇里七縣平定拜征虜中郎將征江夏還
平鄱陽策薨奔喪于吳後權復征江夏範與張昭留守曹公至赤
壁與周瑜等俱拒破之拜裨將軍領彭澤太守以彭澤柴桑歷陽
為奉邑劉備詣京見權範密請留備後遷平南將軍屯柴桑權討
關羽過範館謂曰昔早從卿言無此勞也今當上取之卿為我守
建業權破羽還都武昌拜範建威將軍封宛陵侯領丹陽太守治
建業督扶州以下至海轉以溧陽懷安寧國為奉邑曹休張遼臧
霸等來伐範督徐盛全琮孫韶等以舟師拒休等於洞口遷前將
軍假節改封南昌侯時遭大風船人覆溺死者數千還軍拜揚州
牧性好威儀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公子皆修敬虔肅不敢輕脫
其居處服飾於時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權悅其忠不怪其侈江表傳曰人有
白範與賀齊奢麗夸綺服飾僭擬王者權曰昔管仲踰禮桓公優而容之無損於霸今子衡公初
苗身無夷吾之失但其器械精好舟車嚴整耳此適足作軍容何損於治哉告者乃不敢復言初

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
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傳著
簿書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
能欺更簿書不用也黃武七年範遷大司馬印綬未下疾卒權素
服舉哀遣使者追贈印綬及還都建業權過範墓呼曰子衡言及
流涕祀以太牢江表傳曰初權移都建業大會將相文武時謂嚴峻曰孤昔歎魯子敬比
鄧禹呂子衡方吳漢聞卿諸人未平此論今定云何峻退席曰臣未解指
趣謂肅範受饒褒歎過實權曰昔鄧仲華初見光武光武時受更始使撫河北行大司馬事耳未
有帝王志也禹勸之以復漢業是禹開初議之端矣子敬英爽有殊略孤始與一語便及大計與
禹相似故比之呂子衡忠篤亮直性雖好奢然以憂公為先不足為損避袁術自歸於兄兄作大
將別領部曲故憂兄事乞為都督辦護修整加之恪勤與吳漢相類故方之皆有旨趣非孤私之
也峻乃服範長子先卒次子據嗣據字世議以父任為郎後範寢疾拜副
軍校尉佐領軍事範卒遷安軍中郎將數討山賊諸深惡劇地所
擊皆破隨太常潘濬討五谿復有功朱然攻樊據與朱冀破城外
圍還拜偏將軍入補馬閑右部督遷越騎校尉大元元年大風江

水溢流漸淹城門。權使視水，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權嘉之，拜盪魏將軍。權寢疾，以據爲太子右部督。太子卽位，拜右將軍。魏出東興，據赴討有功。明年，孫峻殺諸葛恪，遷據爲驃騎將軍。平西官事。五鳳二年，假節與峻等襲壽春，還遇魏將曹珍，破之於高亭。太平元年，帥師侵魏，未及淮，聞孫峻死，以從弟綝自代。據大怒，引軍還，欲廢綝。綝聞之，使中書奉詔，詔文欽、劉纂、唐咨等使取據。又遣從兄慮，以都下兵逆據於江都。左右勸據降魏，據曰：「恥爲叛臣，遂自殺夷三族。」

朱桓，字休穆，吳郡吳人也。孫權爲將軍，桓給事幕府，除餘姚長。往遇疫癘，穀食荒貴，桓分部良吏，隱親醫藥，殮粥相繼，士民感戴之。遷盪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吳會二郡。鳩合遺散，期年之間，得萬餘人。後丹陽鄱陽山賊蜂起，攻沒城郭，殺略長吏，處處屯聚。

桓督領諸將周旋赴討，應皆平定。稍遷裨將軍，封新城亭侯。後代周泰爲濡須督。黃武元年，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仁欲以兵襲取州上，僞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桓分兵將赴羨溪，旣發，卒得仁進軍，拒濡須七十里間。桓遣使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軍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又謂士衆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旣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督諸葛虔、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部曲妻

蜀志有
魏將王
雙為諸
葛公所
斬又
了字

子所在也仁自將萬人留橐臯復為秦等後拒桓部兵將攻取油
船或別擊雕等桓等身自拒秦燒營而退遂梟雕生虜雙送武昌
臨陣斬溺死者千餘權嘉桓功封嘉興侯遷奮武將軍領彭城相
黃武七年鄱陽太守周魴誘魏大司馬曹休休將步騎十萬至
皖城以迎魴時陸遜為元帥全琮與桓為左右督各督三萬人擊
休休知見欺當引軍還自負眾盛邀於一戰桓進計曰休本以親
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掛車此兩
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眾可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
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
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先與陸遜議遜以為不可
故計不施行黃龍元年拜桓前將軍領青州牧假節嘉禾六年魏
廬江主簿呂習請大兵自迎欲開門為應桓與衛將軍全琮俱以

師迎既至事露軍當引還城外有溪水去城一里所廣三十餘丈
深者八九尺淺者半之諸軍勒兵渡去桓自斷後時廬江太守李
膺整嚴兵騎欲須諸軍半渡因迫擊之及見桓節蓋在後卒不敢
出其見憚如此是時全琮為督權又令偏將軍胡綜宣傳詔命參
與軍事琮以軍出無獲議欲部分諸將有所掩襲桓素氣高恥見
部伍乃往見琮問行意感激發怒與琮校計琮欲自解因曰上自
令胡綜為督綜意以為宜爾桓愈恚恨還乃使人呼綜綜至軍門
桓出迎之顧謂左右曰我縱手汝等各自去有一人旁出語綜使
還桓出不見綜知左右所為因斫殺之桓佐軍進諫刺殺佐軍遂
託狂發詣建業治病權惜其功能故不罪孫盛曰書云臣無作威作福作威
賊忍殆虎狼也人君且猶不可況將相乎語使子異攝領部曲令醫視護數月復
遣還中洲權自出祖送謂曰今寇虜尚存王塗未一孤當與君共

曰得一夫而失一國縱罪虧刑失孰大焉

孫盛曰書云臣無作威作福作威

定天下欲令君督五萬人專當一面以圖進取想君疾未復發也
桓曰天授陛下聖姿當君臨四海猥重任臣以除姦逆臣疾當自
愈吳錄曰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將陛下鬚無所復恨權馬桓性護前恥為人下每
臨敵交戰節度不得自由輒嗔恚憤激然輕財貴義兼以強識與
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贍護六親
俸祿產業皆與共分及桓疾困舉營憂戚年六十二赤烏元年卒
吏士男女無不號慕又家無餘財權賜鹽五千斛以周喪事子異

嗣

異字季文以父任除郎

文士傳曰張惇子純與張儼及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告曰老部相聞飢渴甚矣夫騾馬以迅

驟為功鷹隼以輕疾為妙其為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儼乃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
鶻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簾為夏施振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督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
應機命中獲隼高墉三人各隨其目所見而賦之皆成而後坐據大歡悅後拜騎都尉代桓領兵赤烏四年隨朱然
攻魏樊城建計破其外圍還拜偏將軍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

侯

安多設屯砦置諸道要以招誘亡叛為邊寇害異乃身率其手下
二千人掩破欽七屯斬首數百遷揚武將軍權與論攻戰辭對稱
意權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本知季文憎定見之復過所聞十
三年文欽詐降密書與異欲令自迎異表呈欽書因陳其偽不可
便迎權詔曰方今北土未一欽云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譎
者但當設計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呂據督二萬人與
異并力至北界欽果不降建興元年遷鎮南將軍是歲魏遣胡遵
諸葛誕等出東興異督水軍攻浮梁壞之魏軍大破吳書曰異又隨諸
葛恪圍新城城既
不救異等皆言宜速還豫章襲石頭城不過數日可拔恪以書曉異異
投書於地曰不用我計而用侯子言恪大怒立奪其兵遂廢還建業太平二年假節為
大都督救壽春圍不解還軍為孫綝所枉害吳書曰綝要異相見將往恐陸
所疑乎遂往綝使力人於坐上取之異
曰我吳國忠臣有何罪乎乃拉殺之

評曰朱治呂範以舊臣任用朱然朱桓以勇烈著聞呂據朱異施

績咸有將領之才克紹堂構若範桓之越隘得以吉終至於據異無此之尤而反懼殃者所遇之時殊也

十七日

吳書十一

魏川屯鳳園
氏軍固南

三國志五十六

吳書十二

三國志五十七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第十二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

吳書曰翻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兒者不過而不存亦宜乎客

得書奇之由是見稱太守王朗命為功曹孫策征會稽翻時遭父喪衰經

詣府門朗欲就之翻乃脫衰入見勸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戰敗績

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候官候官長閉城不受翻往說之

然後見納吳書曰翻始欲送朗到廣陵朗惑王方平記言疾來邀我南岳相求故遂南朗

謂翻曰卿有老母可以還矣翻別傳曰朗使翻見豫章太守華歆圖起義兵翻未至

敢過家星行追朗至候官朗遣翻還然後奔喪而傳翻既歸策復命為功曹待以交

友之禮身詣翻策江表傳曰策書謂翻曰今日之事當策好馳騁游獵翻諫曰

明府用烏集之眾驅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雖漢高帝不及也至

於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長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

虞翻傳候

官長有升

力即見納

云孫策之來翻衰經詣府門勸朗避策則為大異

友之禮身詣翻策

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虵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畱意策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謀草創之計是以行耳吳書曰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

令左右分行逐賊獨騎與翻相得山中翻問左右安在策曰悉行逐賊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馬此草深卒有驚急馬不及策策但牽之執弓矢以步翻善用矛請在前行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卿無馬奈何答曰翻能步行日可三百里自征討以來吏卒無及翻者明府試躍馬翻能疏步隨之行一大道得一鼓吏策取角自鳴之部曲識聲小大皆出遂從周旋平定三郡江表傳曰策討蜀祖旋軍欲過取豫章特請翻語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加聞其戰具甚少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宜孤意翻即奉命辭行徑到郡請被禱葛中與敵相見謂敵曰君自料名聲之在海內孰與鄙郡故王府君欲曰不及也翻曰豫章資糧多少器仗精否士民勇果孰與鄙郡又曰不如也翻曰討逆將軍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南定鄙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板丘僕便還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翻既去欲明且出城遣吏迎策策既定豫章引軍還吳策賜將士計功行賞謂翻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磳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才耳但恨學問不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耳孤意猶謂味耳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安語兒卿不願行便使子綱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翻曰翻是明府家寶而以示人人倘畱之則去明府良佐故前不行耳策笑曰然因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耳後三日便遣翻還郡臣松之以為王華二公於擾攘之時抗猛銳之鋒俱非所能敵之名德實高於朗而江表傳述翻說華云海內名聲孰與於王此言非也然王公拒戰華逆請服實由孫策初起名微眾寡故王能舉兵豈武勝哉策後威力轉盛勢不可敵華量力而止非必用仲翔之說也若使易地而居亦華戰王服耳按吳歷載翻謂敵曰竊聞明府與王府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欲答曰孤不如王會稽翻復問不審豫章精兵何如會稽對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因述孫策

才略殊異用兵之奇歎乃答云當去此說為勝也翻出歎遣吏迎策二說有不同翻出為富春長策薨諸長吏並欲出

赴喪翻曰恐鄰縣山民或有奸變遠委城郭必致不虞因畱制服行喪諸縣皆效之咸以安寧吳書曰策薨權統事定武中郎將鬪策之從兄也屯烏程整帥吏士欲取會稽會稽聞之使民守城以俟嗣主

之命因令人告諭鬪會稽典錄載翻說鬪曰討逆明府不竟天年今攝事統眾宜在孝廉翻已與一郡吏士嬰城固守必欲出一日之命為孝廉除害執事圖之於是鬪退臣松之案此二書所說策亡之時翻猶為功曹與本傳不同後翻州舉茂才漢召為侍御史曹公為司空辟皆不就吳書曰翻聞曹公辟曰盜跖欲以餘財汚良家邪遂拒不受翻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

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觀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又與融書曰虞仲翔前頗為論者所侵美寶為質雕摩益光不足以損孫權以為騎都尉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坐徙丹陽涇縣呂蒙圖取

關羽稱疾還建業以翻兼知醫術請以自隨亦欲因此令翻得釋

也後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糜芳開城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糜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即從之時城中有伏計賴翻謀不行關羽既敗權使翻筮之得兌下坎上節五爻變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為比矣魏將于禁為羽所獲繫在城中權至釋之請與相見他日權乘馬出引禁併行翻呵禁曰爾降虜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欲抗鞭擊禁權呵止之後權於樓船會群臣飲禁聞樂流涕翻又曰汝欲以偽求免邪權悵然不平吳書曰後權與魏和欲遣禁還歸北翻復諫曰禁敗數萬眾身為降虜斬以令三軍示為人臣有二心者權不聽群臣送禁謂禁曰卿勿謂吳無人吾謀適不用耳禁雖為翻所惡然猶盛歎翻魏文帝常為翻設虛坐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劔欲擊之侍坐者莫不遑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

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眾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敕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嘗乘船行與糜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先驅曰避將軍船翻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稱將軍可乎芳闔戶不應而遽避之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門吏閉門車不得過翻復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得事宜邪芳聞之有慙色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翻別傳曰權即尊號翻因上書曰陛下膺明聖命臣獨抃舞罪棄兩絕拜賀無階仰瞻宸極且喜且悲臣伏自刻省命輕雀鼠性轄毫釐罪惡莫大不容于誅昊天罔極全有九載退當念戮頻受生活復偷視息臣年耳順思咎憂憤形容枯悴

同然
一人之
責

髮白齒落雖未能死自悼終沒不見官闕百官之富不觀皇輿金軒之飾仰觀巍巍又為老
衆民之謠傍聽鐘鼓侃然之樂永隕海隅棄骸絕域不勝悲慕逸豫大慶悅以忘罪

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翻別傳曰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

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續述其業至
臣祖父鳳為之最密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欽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
多玩章句雖有祕說於經疏闕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抱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
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
盡吾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
悉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聖人南面蓋取諸離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
鳳之道矣謹正書副上惟不罪戾翻又奏曰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其讀易
者解之率少至孝靈之際潁川荀爽號為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為
章首尤可怪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各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謂孔子曰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
豈不其然若乃北海鄭玄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又奏鄭玄解
尚書違失事因臣聞周公制禮以辨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歸
是故尊君卑臣禮之大司也伏見故徵士北海鄭玄所注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珪古月似同從誤
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為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憑几兆類為濯以為辭衣成事兆字虛更作濯以
從其非又古大篆卯字讀當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為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
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王人職曰天子執珪以朝諸侯謂之酒杯天子頽面謂之辭衣古篆卯字
反以為昧甚違不知蓋闕之義於此數事誤莫大焉宜命學宮定此三事又馬融訓注亦以為同
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玄然此不定臣沒之後而
奮乎百世雖世有知者懷謙莫或奏正又玄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
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翻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

語死以書蠅為甲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以典籍自慰依易設象以占吉凶又以宋氏
解玄頗有繆錯更為立法并著明楊釋宋以理其滯 臣松之案翻云古大篆卯字讀當言柳古
柳卯同字竊謂翻言為然故劉留聊柳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然漢書
王莽傳論卯金刀故以為日辰之卯今未能詳正然世多亂之故翻所說云荀爽之別名初

山陰丁覽太末徐陵或在縣吏之中或眾所未識翻一見之便與

友善終成顯名會稽典錄曰覽字孝連八歲而孤家又單微清身立行用意不苟推財從

待之未及擢用會病卒甚見痛惜殊其門戶覽子固字子賤本名密避滕密改作固固在襁褓中
鬪澤見而異之曰此兒後必致公輔固少喪父獨與母居家貧守約色養致敬族弟孤弱與同寒
溫翻與固同僚書曰丁子賤寒淵好德堂構克舉野無遺薪斯之為懿其美優矣令德之後惟此
君嘉耳歷顯位孫休時固為左御史大夫孫皓即位遷司徒皓恃虐固與陸凱孟宗同心憂國年
七十六卒子彌字欽遠仕晉至梁州刺史孫渾光祿大夫徐陵字元大歷三縣長所在著稱遷零
陵太守時朝廷俟以列卿之位故翻書曰元大受上卿之遇叔向在晉未若於今其見重如此陵
卒僮客土田或見侵奪駱統為陵家訟之求與丁覽卜清等為比權許焉陵子平字伯先童胤知
名翻甚愛之屢稱歎焉諸葛恪為丹陽太守討山越以平威重思慮可與効力請平為丞稍遷武
昌左部督傾心接物士卒皆為盡力初平為恪從事意甚薄及恪輔政待平益疏恪被害子建亡
走為平部曲所得平使遣去別為他軍所獲平兩婦歸宗敬奉情過乎厚其行義敦篤皆此類也

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吳書曰翻雖在徒棄心不忘國常憂五谿宜討以遼東海絕聽

諫不敢作表以示呂岱岱不報為愛憎所白復徙蒼梧猛陵 江表傳曰後權遣將士至遼東於
海中遭風多所沒失權悔之乃令曰昔趙簡子稱諸君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虞翻亮直善於
盡言國之周舍也前使翻在此此役不成促下問交州翻若尚存者 歸葬舊墓妻子得
給其人船發遣還都若以亡者送喪還本郡使兒子仕宦會翻已終

山陰

D

還會稽典錄曰孫亮時有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象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仕郡門下書佐太守濮陽興正旦宴見掾吏言次問太守昔聞朱頰川問士於鄭召公韓吳郡問士於劉聖博王景興問士於虞仲翔嘗見鄭劉二答而未覩仲翔對也欽聞國賢思觀盛美有日矣書佐寧識之乎育對曰往過習之昔初平末年王君以淵妙之才超遷臨郡思賢嘉善樂采名俊問功曹虞翻曰聞玉出崑山珠生南海遠方異域各生珍寶且曾聞士人歎美貴邦舊多英俊徒以遠於京畿舍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寧識其人邪翻對曰夫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西通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實為州鎮昔禹會群臣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魚鹽珠蚌之饒海嶽精液善生俊異是以忠臣繼踵孝子連閭下及賢女靡不育焉王君君笑曰地勢然矣士女之名可悉聞乎翻對曰不敢及遠略言其近者耳往者孝子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讐海內聞名昭然光著太中大夫山陰陳鳳漁則化盜居則讓鄰感侵退藩遂成義里攝養車孀行足厲俗自揚子雲等上書薦之粲然傳世太尉山陰鄭公清亮質直不畏強禦魯相山陰鍾離意稟殊特之姿孝家忠朝宰縣相國所在遺惠故取養有君子之暮魯國有丹書之信及陳官費齊皆上契天心功德治狀記在漢籍有道山陰趙曄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垂藻絡繹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槃結或上窮陰陽之奧秘下據人情之歸極交吐刺史上虞蔡母俊拔濟一郡讓爵土之封決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義主簿句章梁宏功曹史餘姚駟勳主簿句章鄭雲皆敦終始之義引罪免居門下督盜賊餘姚伍隆劉璜主簿任光章安小吏黃他身當白刃濟君於難揚州從事句章王脩委身授命垂聲來世河內太守上虞魏少英遭世屯蹇忘家憂國列在八俊為世英彥尚書烏傷楊喬桓帝妻以公主辭疾不納近故太尉上虞朱公天姿聰亮欽明神武策無失謀征無遺慮是以天下義兵思以為首上虞女子曹娥父溺江流投水而死立石碑紀炳然著顯王府君曰是既然矣頰川有巢許之逸軌吳有太伯之三讓貴郡雖士人紛紜於此足矣翻對曰故先言其近者耳若乃引上世之事及抗節之士亦有其人昔越王翳讓位逃於巫山之穴越人薰而出之斯非太伯之儔邪且太伯外來之君非其地人也若以外來言之則大禹亦巡於此而葬之矣鄞大里黃公潔已暴秦之世高祖即阼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徵士餘姚嚴

遵王莽數聘抗節不行光武中興然後俯就矯手不拜志陵雲日皆著於傳籍較然彰明豈如巢許流俗遺譚不見經傳者哉王府君笑曰善哉話言也賢矣非君不著太守未之前聞也漢陽府君曰御史所云既聞其人亞斯已下書佐寧識之乎育曰瞻仰景行敢不識之近者太守上虞陳業潔身清行志懷霜雪貞亮之信同操柳下遭漢中微委官棄祿遁迹黔歛以求其志高邈妙蹤天下所聞故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三其聰明大略忠直審諤則侍御史餘姚虞翻將軍烏傷駱統其淵懿純德則太子少傅山陰關澤學通行茂作帝師儒其雄姿武毅立功當世則後將軍賀齊勳績著其探極秘術言合神明則太史令上虞吳範其文章之事立言繁盛則御史中丞何章任爽翻陽太守章安虞翻各馳文檄曄若春榮處士劉虞敘弟犯公憲自殺乞代吳寧斯敦山陰和庚上虞樊正咸代父死罪其女則松楊柳朱永寧瞿素或一醮守節喪身不顧或遭寇劫賊死不虧行皆近世之事尚在耳目府君曰皆海內之英也吾聞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吳越地為會稽郡治吳漢封諸侯王以何年復為郡而分治於此育對曰劉賈為荆王賈為英布所殺又以劉濞為吳王景帝四年濞反誅乃復為郡治於吳元鼎五年除東越因其地為治并屬於此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復徙句章到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為吳郡會稽還治山陰自永建四年歲在己巳以至今年積百二十九歲府君稱善是歲吳之太平三年歲在丁丑育後仕朝常在臺閣為東觀令遙拜清河太守加位侍中推刺占射文藝多通翻有十一子第四子汜最知名永安初從選曹郎為散騎中常侍後為監軍使者討扶嚴病卒

會稽典錄曰汜字世洪生南海年十六父卒還鄉里孫縑廢幼主迎立琅邪王休休未至縑欲入

宮圖為不軌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汜對曰明公為國伊周處將相之位擅廢立

之威勢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躍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羣下搖蕩眾

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縑不懌竟立休休初即位汜與賀邵王蕃薛瑩俱為散騎中常侍以討扶嚴功拜交州刺史冠軍將軍餘姚侯尋卒

汜弟忠宜都太守會稽典錄曰忠字世方翻第五子貞固幹事好識人物造吳郡陸機於童胤之年稱

上虞魏遷於無名之初終皆遠致為著聞之士交同縣王岐於孤宦之族仕進先至宜都太守忠乃代之晉征吳忠與夷道監陸晏弟中夏督京堅守不下城潰被害忠子譚字思與晉陽秋稱譚清貞有檢操外如退弱內堅正有膽幹仕晉歷位內

外終於衛將軍追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河間太守會稽典錄曰聳字世龍翻第六子也清虛無欲進退以禮在吳歷清官入晉除河

所毀依已敗此吾所以歎息也聳疾俗喪祭無度弟昇卒祭以少牢酒飯而已當時族黨並遵行之

昇廷尉尚書濟陰太守會稽典錄曰昇字子文翻第八子也少有個儻之志仕吳黃

武昌已上諸軍事尉先上還節蓋印綬然後歸順在濟陰抑強扶弱甚著威風

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也父康漢末為廬江太守謝承後漢書曰康字季

太守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法康斂尸送喪還潁川行續年六歲於九江見表術

術出橘績懷二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

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為上賓共

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治而平之績年少末坐遙大聲言曰昔管

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

則脩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績雖童

蒙竊所未安也昭等異焉績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歷算數無不

該覽虞翻舊齒名盛龐統荊州令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孫權

統事辟為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為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給兵二

千人績既有臂疾又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

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豫自知亡日乃為辭曰有漢志士吳

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遭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

悲隔又曰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年

三十二卒長子宏會稽南部都尉次子劼長水校尉績於鬱林所生女

弟白姚信集有表稱之曰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敘旌德擢異三王所先是以忠臣烈士顯名國

朝淑婦貞女表迹家閭蓋所以闡崇化業廣殖清風使苟有令性幽明俱著苟懷懿姿士女同榮

故王蠋建寒松之節而齊王表其里義姑立殊絕之操而魯侯高其門臣切見故鬱林太守陸績

女子鬱生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

禍遷死異郡鬱生抗聲昭節義形於色冠蓋交橫誓而不許奉白姊妹姦熾之中蹈履水火志懷

霜雪義心固於金石體信貫於神明送終以禮邦士慕則臣聞昭德以行顯行以嚴苟非名賢則

玄 渾天圖 注易 釋 釋

勸善不嚴故士之有誅魯人志其勇祀婦見書齊人哀其哭乞蒙聖朝斟酌前訓上
開天聰下垂坤厚褒鬱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則皇風穆暢士女改視矣

張溫字惠恕吳郡吳人也父允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為孫權東
曹掾卒溫少修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
為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為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為人
也溫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
傾竦權改容加禮罷出張昭執其手曰老夫託意君宜明之拜議
郎選曹尚書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時年三十二以輔義中郎將
使蜀權謂溫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
意以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構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受
辭也溫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
功又無子產陳事之效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申之宜
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溫至蜀詣闕拜章曰昔

既而

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王以幼沖隆周德於太平功冒溥
天聲貫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往古總百揆於良佐參列
精之炳耀遐邇望風莫不欣賴吳國勤任旅力清澄江滸願與有
道平一字內委心協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乏少是以忍鄙
倍之羞使下臣溫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恥忽臣自入遠
境及即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懼悚怛若驚謹奉所齎
函書一封蜀甚貴其才還頃之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業未究權
既陰銜溫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大盛眾庶炫惑恐終不為已用
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豔事起遂因此發舉豔字子休亦吳郡人也
溫引致之以為選曹郎至尚書豔性狷厲好為清議見時郎署混
濁淆雜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僚覈選三署率
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汚

卑者皆以為軍吏置管府以處之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
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吳錄曰彪字仲虞廣陵人也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豔彪

皆坐自殺溫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疏聞問往還即罪溫權幽之
有司下令曰昔令召張溫虛已待之既至顯授有過舊臣何圖凶
醜專挾異心昔暨豔父兄附于惡逆寡人無忌故進而任之欲觀
豔何如察其中間形態果見而溫與之結連死生豔所進退皆溫
所為頭角更相表裏共為腹背非溫之黨即就疵瑕為之生論又
前任溫董督三郡指攜吏客及殘餘兵時恐有事欲令速歸故授
綦戟獎以威柄乃便到豫章表討宿惡寡人信受其言特以繞帳
帳下解煩兵五千人付之後聞曹丕自出淮泗故豫勅溫有急便
出而溫悉內諸將布於深山被命不至賴丕自退不然已往豈可
深計又殷禮者本占候召而溫先後乞將到蜀扇揚異國為之譚

論又禮之還當親本職而令守尚書戶曹郎如此署置在溫而已
又溫語賈原當薦卿作御史語蔣康當用卿代賈原專銜賈國恩
為已形勢揆其姦心無所不為不忍暴於市朝今斥還本郡以給
廝吏嗚呼溫也免罪為幸將軍駱統表理溫曰伏惟殿下天生明
德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方置俊乂於官朝多士既受普篤之恩
張溫又蒙最隆之施而溫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
疚然臣周旋之間為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溫實心無他
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尚少鎮重尚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
亢臧否之譚効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妒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玄
默者非其譚瑕釁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
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
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

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也溫雖智非從橫武非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犖冠羣燁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卽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救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於暨豔不內之忌族猶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朱治次見舉於衆人中見任於明朝亦見交於溫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與豔爲最重之義是以溫亦不嫌與豔爲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溫竊親之於下也夫宿惡之民放逸山險則爲勁寇將置平土則爲健兵故溫念在欲取宿惡以除勁寇之害而增健兵之銳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其送兵以比許晏數之多少溫不減之用之強羸溫不下之至於遲速溫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遺力也溫之到蜀其譽

殷禮雖臣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旣修君好因敘已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覲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溫若譽禮能使彼歎之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顯國美於異境揚君命於他邦是以晉趙文子之盟于宋也稱隋會於屈建楚王孫圉之使于晉也譽左史於趙鞅亦向他國之輔而歎本邦之臣經傳美之以光國而不譏之以外交也王靖內不憂時外不趨事溫彈之不私推之不假於是與靖遂爲大怨此其盡節之明驗也靖兵衆之勢幹任之用皆勝於賈原蔣康溫尚不容私以安於靖豈敢賣恩以協原康邪又原在職不勤當事不堪溫數對以醜色彈以急聲若其誠欲賣恩作亂則亦不必貪原也

凡此數者校之於事既不合參之於衆亦不驗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層宮之內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溫既殷勤臣是溫又契闊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爲國誰其言欲爲私倉卒之間猶難卽別然以殿下之聰叡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親臣臣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恥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德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溫身也權終不納

後六年溫病卒二弟祗白亦有才名與溫俱廢

會稽典錄曰餘姚虞俊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後憂溫意未之信及溫放黜亮乃歎俊之有先見亮初聞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大明善惡太分臣松之以爲莊周云名者公器也不可以多取張溫之廢豈其取名之多乎多之爲弊古賢既知之矣是以遠見之士退藏於密不使名浮於德不以華傷其實既不能被褐韞寶挫廉逃譽使才映一世聲

蓋人上冲用之道庸可暫替溫則反之能無敗乎權既疾溫名盛而駱統方驟言其美至云卓犖冠群煒燁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斯何異燦之方盛又搗膏以熾之哉文士傳曰溫姊妹三人皆有節行爲溫事已嫁者皆見錄奪其中妹先適顧承官以許嫁丁氏成婚有日遂飲藥而死吳朝嘉歎鄉人圖畫爲之贊頌云

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也父俊官至陳相爲表術所害

謝承後漢書曰俊字

孝遠有文武才幹少爲郡吏察孝廉補尚書郎擢拜陳相值表術僭號兄弟忿爭天下鼎沸群賊並起陳與北界奸隱四布俊厲威武保疆境賊不敢犯養濟百姓災害不生歲獲豐稔後術軍衆飢困就俊求糧俊疾惡術初不應答術怒密使人殺俊統母改適爲華歆小妻統時八歲遂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而不顧其母泣涕於後御者曰夫人猶在也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耳事適母甚謹時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爲之飲食衰少其姊仁愛有行寡居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由是顯名孫權以將軍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爲烏程相民戶過萬咸歎其惠理權嘉之召爲功曹行騎都尉妻以

從兄輔女統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
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
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爲建忠郎將
領武射吏三千人及凌統死復領其兵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
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強富制威福爲尊
貴耀德義爲榮顯永世胤爲豐祚然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
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旣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
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
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強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
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
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賤老少有丁
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旣有安土重遷之性

且又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
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是輸
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群惡
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
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姦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
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
殺之旣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
也強鄰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場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
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
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
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爲能取
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

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
貴其未深願殿下少以萬機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
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
死而不朽矣權威統言深加意焉以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偏
將軍黃武初曹仁攻濡須使別將常雕等襲中洲統與嚴圭共拒
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爲濡須督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
善文多故不悉載尤以占募在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急宜
絕置權與相反覆終遂行之年三十六黃武七年卒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畱濮陽逸沛

郡蔣纂廣陵表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

迪孫瞻字思光作獻帝春秋云
迪與張紘等俱過江迪父綏爲

太傅掾張超之計董
卓以綏領廣陵事

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

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爲起墳立墓收導其子又瑁從父績

早亡一男一女皆數歲以還瑁迎攝養至長乃別州郡辟舉皆不

就時尚書暨豔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諫

瑁與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

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賴月

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泛愛中

則郭泰之弘濟近有益於大道也豔不能行卒以致敗嘉禾元年

公車徵瑁拜議郎選曹尚書孫權忿公孫淵之巧詐反覆欲親征

之瑁上疏諫曰臣聞聖王之御遠夷羈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

制地謂之荒服言慌惚無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屏在海隅

雖託人面與禽獸無異國家所爲不愛貨寶遠以加之者非嘉其

德義也誠欲誘納愚弄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遠負命此乃荒

貊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嘗銳意以事外夷馳使散貨充滿

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沒不可勝數今陛下不
忍悄悄之忿欲越巨海身踐其土群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
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
者爲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
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
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尚
遠今到其岍兵勢三分使強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
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
狙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唇齒相濟若實子然無所憑賴其畏怖
遠迸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
慮也權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
也然其役皆在奸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

牙

耳至于中夏鼎沸九域槃牙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自
休養以待鄰敵之闕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
尉佗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又安百姓殷阜帶甲之數糧食之
積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興師旅告喻而已今凶桀
未殄疆場猶警雖蚩尤鬼方之亂故當以緩急差之未宜以淵爲
先願陛下抑威住計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爲後圖天下幸甚權
再覽瑁書嘉其詞理端切遂不行初瑁同郡聞人敏見待國邑優
於宗脩惟瑁以爲不然後果如其言赤烏二年瑁卒子喜亦涉文
籍好人倫孫皓時爲選曹尚書

士瑁晉陽秋稱玩器量淹雅位至司空追贈太尉

吳錄曰喜字文仲瑁第二子也入晉爲散騎常侍瑁孫曄字士光至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曄弟功字

吾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也

吳錄曰粲生數歲孤城姬見之謂其母曰是兒有卿相之骨

孫河爲縣長粲

爲小吏河深奇之河後爲將軍得自選長吏表粲爲曲阿丞遷爲

長史治有名迹雖起孤微與同郡陸遜卜靜等比肩齊聲矣孫權
為車騎將軍召為主簿出為山陰令還為參軍校尉黃武元年與
呂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縋絕
斷絕漂沒著岍為魏軍所獲或覆沒沈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
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船傾沒皆以戈矛撞擊不受祭與黃淵
獨令船人以承取之左右以為船重必敗祭曰船敗當俱死耳人
窮奈何棄之祭淵所活者百餘人還遷會稽太守召處士謝譚為
功曹譚以疾不詣祭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為神鳳皇以嘉鳴為貴
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祭募合人眾拜昭義中郎將
與呂岱討平山越入為屯騎校尉少府遷太子太傅遭二宮之變
抗言執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魯王霸出駐夏口遣楊竺不得令在
都邑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遜時駐武昌連表諫爭由此為霸竺等
所譖害下獄誅

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也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黃武初徵拜五
官郎中補侍御史是時選曹尚書暨豔疾貪汙在位欲沙汰之據
以為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
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聽卒敗權咨嗟將率發憤歎息追思呂蒙
張溫以為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由是拜建義校尉領兵屯湖熟
黃龍元年權遷都建業徵據尚公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
士輕財好施祿賜雖豐而常不足用嘉禾中始鑄大錢一當五百
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
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斂之壹又表據吏為據隱故
厚其殯權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
言王遂所取權大感悟曰朱據見枉况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

百萬赤烏九年遷驃騎將軍遭二宮構爭據擁護太子言則懇至
義形於色守之以死殷基通語載據爭曰臣聞太子國之本根雅性仁孝天下歸心今
卒責之將有一朝之慮晉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
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遂左遷新都郡丞未到中書令孫弘譖潤
據因權寢疾弘為詔書追賜死時年五十七孫亮時二子熊損各
復領兵為全公主所譖皆死永安中追錄前功以熊子宜襲爵雲
陽侯尚公主孫皓時宜至驃騎將軍

評曰虞翻古之狂直固難免乎末世然權不能容非曠宇也陸績
之於楊玄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聃之嚴周矣以瑚璉之器而作守
南越不亦賊夫人歟張溫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備用致艱患駱統
抗明大義辭切理至值權方閉不開陸瑁篤義規諫君子有稱焉
吾粲朱據遭罹屯蹇以正喪身悲夫

吳書十二

蜀川中鳳閣
氏圖國南市

一十七日

五十七

吳書十三

三國志五十八

陸遜傳第十三

子抗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本名議世江東大族

陸氏世頌曰遜祖紆字叔
盤敏淑有思學守城門校

尉父駿字季木淳懿信厚為
邦族所懷官至九江都尉

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袁術與康

有隙將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為之綱
紀門戶孫權為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為

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

陸氏祠堂像贊曰
海昌今鹽官縣也

縣連年亢旱遜開倉穀以

振貧民勸督農桑百姓蒙賴時吳會稽丹陽多有伏匿遜陳便宜

乞與募焉會稽山賊大帥潘臨舊為所在毒害歷年不禽遜以手

下召兵討治深險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餘人鄱陽賊帥尤突

作亂復往討之拜定威校尉軍屯利浦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
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基時豺狼闕望克敵寧亂非眾不濟而山

陸遜傳又

詳贊高

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扇動山越。爲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往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强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盡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呂蒙稱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轍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得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見至尊。宜好爲計。蒙曰。羽素勇猛。旣難爲敵。且

孝孫皆

漢之賊也

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羽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桴節想遂。席卷共獎。王綱近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欣歎。以爲將軍之勲。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畧。茂以尚茲。聞徐晃等步騎駐旌。闕望麾葆。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覽遜書。有謙下自

託之意意大安無復所嫌遜具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爲前部至卽克公安南郡遜徑進領宜都太守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備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是歲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遜遣將軍李異謝旌等將三千人攻蜀將詹晏陳鳳異將水軍旌將步兵斷絕險要卽破晏等生降得鳳又攻房陵太守鄧輔南鄉太守郭睦大破之秣歸大姓文布鄧凱等合夷兵數千人首尾西方遜復部旌討破布凱脫走蜀以爲將遜令人誘之布帥衆還降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爲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吳書曰權嘉遜功德欲殊顯之雖爲上將軍列侯猶欲令歷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別駕從事舉茂才時荊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遜上疏曰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遠近今荊州始定人物未達

臣愚悽悽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竝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權敬納其言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爲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朱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輔匡趙融廖淳傅彤等各爲別督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吳書曰諸將竝欲迎擊備遜以爲不可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畧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諸將不解以爲遜畏之各懷憤恨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

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爲戚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爲念也諸將竝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鞞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感之士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鏡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畧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恚曰吾乃爲遜所折辱豈

非天邪初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爲備所圍求救於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才畧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禦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案劔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強對也諸君竝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其克定大事者臣雖鴛鴦

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笑稱善加拜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即改封江陵侯又備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為曹丕大合士眾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吳錄曰劉備聞魏軍大出書與遜云賊今已在江陵吾將復東將軍謂其能然不遜答曰但恐軍新破創痍未復始求通親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推算欲復以傾覆之餘遠送以來者無所逃命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七年權使鄱陽太守孫魴誦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眾入皖乃召遜假黃鉞為大都督逆休陸機為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吳錄曰假遜黃鉞吳王親執鞭以見之休既覺知恥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為中部令朱桓全琮為左右翼二道俱進果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

石斬獲萬餘牛馬驢騾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畧盡休還疽發背死諸軍振旅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入出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為比遣還西陵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是歲權東巡建業留太子皇子及尚書九官徵遜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鬪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為慮即時殺徹之射聲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戲兵不整遜對之髡其職吏南陽謝景善劉廙之先刑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為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為先自

不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高舍陳平之愆用其奇畧終建勲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朱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臣愚以爲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朱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爲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飢寒臣愚以爲宜育養士民寬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及公孫淵背盟權欲往征遜上疏曰淵憑險恃固拘留大使名馬不獻實可讐忿蠻夷猾夏未染王化烏窳荒裔拒逆王師至令陛下爰赫斯怒欲勞萬乘汎輕越海不慮其危而涉不測方今天下雲擾羣雄虎爭英豪踊躍張聲大視陛下以神武之姿誕膺期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荊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志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匪懷細以害大強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闕闕感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乞息六師以威大虜早定中夏垂耀將來權用納焉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

齋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閣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棊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畧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以旋無所復感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感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噓不得關敵乃自斫殺已民然後得闖斬首獲生凡千餘人臣松之以爲遜慮孫權已退魏得專力於已既能張拓形勢使敵不敢犯舟順流無復餘人休惕矣何爲復潛遣諸將奄襲小縣致令市人駭奔自相傳言賊千人未足損魏徒使無辜之民橫罹荼酷與諸葛渭濱之師何其殊哉用兵之道既違失律之凶宜應其神無三世及孫而滅豈此之餘殃哉其所生得皆加營護不

令兵士干擾侵侮將家屬來者使就料視若亡其妻子者卽給衣

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或有感慕相攜而歸者鄰境懷之臣松之以爲此無異

殘林覆巢而全其遺鷲江夏功曹趙濯弋陽備將裴生及夷王梅頤等並

帥支黨來附遜遜傾財帛周贍經恤又魏江夏太守逸式逸音錄兼領

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遜聞其然卽假作

答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

密呈來書表聞撰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

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

免罷臣松之以爲邊將爲害蓋其常事使遂式得罪代者亦復如之自非狡六年中郎將

周祗乞於鄱陽召募事下問遜遜以爲此郡民易動難安不可與

召恐致賊寇而祗固陳取之郡民吳遠等果作賊殺祗攻沒諸縣

豫章廬陵宿惡民竝應遽爲寇遂自聞輒討卽破遽等相率降遂

豫章廬陵宿惡民竝應遽爲寇遂自聞輒討卽破遽等相率降遂

料得精兵八千餘人三郡平時中書典校呂壹竊弄權柄擅作威
福遜與太常潘濬同心憂之言至流涕後權誅壹深以自責語在
權傳時謝淵謝玄等各陳便宜欲興利改作

易慮由是知名舉孝廉稍遷主建武將軍雖在戎旅猶垂意人物駱統子名秀被門庭之謗衆論
狐疑莫能證明淵聞之歎息曰公緒早天同盟所哀聞其子志行明辨而被闇昧之謗望諸夫子
烈然高斷而各懷遲疑非所望也秀卒見明無復瑕以事下遜遜議曰國以民為本
玷終為顯士淵之力也吳歷稱云謝玄才辯有計術

強由民力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瘠國強者未之有也故為國
者得民則治失之則亂若不受利而令盡用立效亦為難也是以
詩歎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乞垂聖恩寧濟百姓數年之間國用少
豐然後更圖赤烏七年代顧雍為丞相詔曰朕以不德應期踐運
王塗未一姦宄充路夙夜戰懼不遑鑿寐惟君天資聰敏明德顯
融統任上將匡國弭難夫有超世之功者必膺光大之寵懷文武
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湯呂尚翼周內外之任君實兼

之今以君為丞相使使持節守太常傳常授印綬君其茂昭明德
修乃懿績敬服王命綏靖四方於乎總司三事以訓羣寮可不敬
與君其勗之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先是二宮竝闕中外職
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為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
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為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
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為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
師日磬而宿留阿寄終為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
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
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
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生顧
譚顧承姚信竝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
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時年六十三家無

餘財初暨豔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爲必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茂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廣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別族其先覩如此長子延早天次子抗襲爵孫休時追諡遜曰昭侯

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領遜衆五千人送葬東還詣都謝恩孫權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禁絕賓客中使臨詰抗無所顧問事事條答權意漸解赤烏九年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墻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爲慙太元元年就都治病病差當還權涕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

見也建興元年拜奮威將軍太平二年魏將諸葛誕舉壽春降拜抗爲柴桑督赴壽春破魏牙門將偏將軍遷征北將軍永安二年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三年假節孫皓卽位加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建衡二年大司馬施績卒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憂深慮遠乃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蓋六國所以兼并於疆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疆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徒以長川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事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館漢道未純賈生哀泣況臣王室之出世荷光

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感死生契闊義無苟且夙夜憂悒念至情慘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十七條如左十七條失本故不載時何定弄權闖官預政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書攸戒是以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歎息也春秋已來爰及秦漢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威而與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羣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也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日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吾彥蔡貢等徑赴西陵勅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

寇晝夜催切如敵以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咸欲攻闡抗每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欲服衆聽令一攻攻果無利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沒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繫結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則所憂慮難可而言也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況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勅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中以絕寇叛祜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

功力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
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祐水軍督留慮鎮西將
軍朱琬拒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
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
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
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眾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屈夜遁抗
欲追之而慮闡畜力項領伺視間隙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眾
若將追者肇眾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祐等
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自此以下所請
赦者數萬口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故得將士
歡心晉陽秋曰抗與羊祜推僑札之好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
服之于時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漢晉春秋曰羊祜既歸增修德信以懷吳人陸抗
每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無求細益而已於是吳晉之間
餘糧栖畝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沔上獵吳獲晉人先傷者皆送而相還抗嘗疾

求藥於祐祐以成合與之曰此上藥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抗得而服之諸將或
諫抗不答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於抗抗曰夫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之人而況大國乎臣不
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於祐無傷也或以祐抗為失臣節兩譏之習鑿齒曰夫理勝者天下之
所保信順者萬人之所宗雖大猷既喪義聲久淪狙詐馳於當塗權畧周乎急務負力從橫之人
臧獲牧監之智未有不憑此以創功捨茲而獨立者也是故晉文退舍而原城請命穆子圍鼓訓
之以力治夫獻策而費人斯歸樂毅緩攻而風烈長流觀其所以服物制勝者豈徒威力相詐而
已哉自今三家鼎足四十有餘年矣吳人不能越淮沔而進取中國中國不能陵長江以爭利者
力均而智侔道不足以相傾也夫殘彼而利我未若利我而無殘振武以懼物未若德廣而民懷
匹夫猶不可以力服而況一國乎力服猶不如以德來而況不制乎是以羊祜恢大同之畧思五
兵之則齊其民人均其施澤振義綱以羅強吳明兼愛以革暴俗易生民之視聽馳不戰平江表
故能德音悅暢而襁負雲集殊鄰異域義讓交弘自吳之遇敵未有若此者也抗見國小主暴而
晉德彌昌人積兼已之善而已無固本之規百姓懷嚴敵之德闔境有棄主之慮思所以鎮定民
心緝寧外內奮其危弱抗權上國者莫若親行斯道以俾其勝使彼德靡加吾而此善流聞歸重
邦國弘明遠風折衝於枕席之上校勝於帷幄之內傾敵而不以甲兵之友保國而不浚溝池之
固信義感於寇讐丹懷體於先日豈設狙詐以危賢徇己身之私名貪外物之重我聞服之而不
備者哉由是論之苟守局而保疆一卒之所能協數以相危小人之近事積詐以防物臧獲之餘
慮威勝以求安明哲之所賤賢人君子所以加拜都護聞武昌左部督薛瑩徵下
拯世垂範舍此而取彼者其道良弘故也

獄抗上疏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以倫敘
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玄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勗皆
當世秀穎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而竝旋受誅殛或圮族

替祀或投棄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以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固無所識至乃焚爍流漂棄之水濱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感蕃勗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玄出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錄瑩父綜納言先帝傅弼文皇及瑩承基內厲各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清澄刑網則天下幸甚時師旅仍動百姓疲弊抗上疏曰臣聞易貴隨時傳美觀釁故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玉臺有憂傷之慮孟津有反旆之軍今不務富國彊兵力農畜穀使文武之才效展其用百揆之署無曠厥職明黜陟以厲庶尹審刑罰以示勸沮訓諸司以德而撫百姓以

仁然後順天乘運席卷宇內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爲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況今師所剋獲不補所喪哉且阻兵無衆古之明鑒誠宜暫息進取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釁伺隙庶無悔吝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荊州牧三年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旣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沉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爲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

戰機
入冥
名傳

四處外禦疆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為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豎宦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眾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剋諸大事此臣之所深感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願陛下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秋遂卒子晏嗣晏及弟景玄機雲分領抗兵晏為裨將軍夷道監天紀四年晉軍伐吳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所至輒剋終如抗慮景字士仁以尚公主拜騎都尉封毗陵侯既領抗兵拜偏將軍中夏督深身好學著書數十篇也文士傳曰陸景母張承女諸葛恪外甥恪誅景母坐見黜景少為祖母所有養及祖母亡景為之心喪三年二月壬戌晏為王濬別軍所殺癸亥景亦遇害時年三十一景妻孫皓適妹與景俱張承外孫也弟景

機字士衡雲字士龍機雲別傳曰晉大康未俱入洛造司空張華華一見而奇之曰伐吳之役利在獲二僞遂為之延譽薦之諸公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轉太子洗馬尚書著作郎雲為吳王郎中令出宰浚儀甚有惠政吏民懷之生為立祠後並歷顯位機天才綺練文藻之美獨冠於時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持論過之于時朝廷多故機雲並自結於成都王穎穎用機為平原相雲清河內史尋轉雲右司馬甚見委仗無幾而與長沙王構隙遂舉兵攻洛以機行後將軍督王梓牽秀等諸軍二十萬士龍著南征賦以美其事機吳人羈旅單宦頓居羣士之右多不厭服機屢戰失利死散過半初宦人孟玖穎所嬖幸乘寵豫權雲數言其短穎不能納玖又從而毀之是役也玖弟超亦領眾配機不奉軍令機繩之以法超宣言曰陸機將反及牽秀等譖機於穎以為持兩端玖又構之於內穎信之遣收機并收雲及弟眈並伏法機兄弟既江南之秀亦著名諸夏並以無罪夷滅天下痛惜之機文章為世所重雲所著亦傳於世初抗之克步闡也誅及嬰孩識道者尤之曰後世必受其殃及機之誅三族無遺孫惠與朱誕書曰馬援擇君凡人所聞不意三陸相攜暴朝殺身傷名可為悼歎事亦並在晉書

評曰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憚陸遜春秋方壯威名未著權而克之罔不如志予既奇遜之謀畧又歎權之識才所以濟大事也及遜忠誠懇至憂國忘身庶幾社稷之臣矣抗貞亮籌幹咸有父風奕世載美具體而微可謂克構

吳書十三

西川屯鳳
氏關

三國志五十八

吳書十四

三國志五十九

吳主五子傳第十四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魏黃初二年，以權為吳王，拜登東中郎將，封萬戶侯。登辭侯不受，是歲立登為太子，選置師傅銓、簡、秀士，以為賓友。於是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以選入侍講，詩書出從，騎射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登待接寮屬，畧用布衣之禮，與恪、休、譚等或同輿而載，或共帳而寐。太傅張溫言於權曰：夫中庶子官，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雋德。於是乃用表等為中庶子。後又以庶子禮拘，復令整巾侍坐。黃龍元年，權稱尊號，立為皇太子，以恪為左輔，休、右弼，譚為輔，正表為翼，正都尉是為四友。而謝景范、慎、刁、玄、羊、衛等皆為賓客。於是東宮號為多士。

吳錄曰：慎字孝敬，廣陵人，竭忠知己之君，纏綿三益之友，時人榮之。著論二十

篇名曰矯非後為侍中出補武昌左部督治軍整頓孫皓移都甚憚之詔曰慎勳德俱茂朕所敬
憑宜登上公以副眾望以為太尉慎自恨久為將遂託老耄軍士戀之舉營為之隕涕鳳皇三年
卒子耀嗣玄丹陽人衛南陽人吳書曰衛初為中庶子年二十時廷尉監隱蕃交結豪傑自衛
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敬待惟衛及宣詔郎豫章楊迪拒絕不與通時人咸怪之而蕃後叛逆眾乃
服之江表傳曰登使侍中胡琮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
微則顧譚疑辨宏遠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衛乃私駁綜曰元遜才而疏
子嘿精而狠叔發辨而浮孝敬深而狹所言皆有指趣而衛卒以此言見權遷都建業徵
登不為恪等所親後四人皆敗吳人謂衛之言有徵位至桂陽太守卒

上大將軍陸遜輔登鎮武昌領官府留事登或射獵當由徑道常
遠避良田不踐苗稼至所頓息又擇空閑之地其不欲煩民如此
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為是辭對
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又失盛水
金馬孟覺得其主左右所為不忍致罰呼責數之長遣歸家勅親
近勿言後弟慮卒權為之降損登晝夜兼行到賴鄉自聞即時召
見見權悲泣因諫曰慮寢疾不起此乃命也方今朔土未一四海
喁喁天戴陛下而以下流之念減損太官殺饌過於禮制臣竊憂

惶權納其言為之加膳住十餘日欲遣西還深自陳乞以久離定
省子道有闕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權遂留焉嘉禾三年權征
新城使登居守總知留事時年穀不豐頗有盜賊乃表定科令所
以防禦甚得止姦之要初登所生庶賤徐夫人少有母養之恩後
徐氏以妬廢處吳而步夫人最寵步氏有賜登不敢辭拜受而已
徐氏使至所賜衣服必沐浴服之登將拜太子辭曰本立而道生
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權曰卿母安在對曰在吳權默然吳書曰弟和有
待之如兄常有欲讓之心立凡二十一年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曰臣以無狀嬰抱

篤疾自省微劣懼卒隕斃臣不自惜念當委離供養埋齒后土長
不復奉望宮省朝覲日月生無益於國死貽陛下重感以此為哽
結耳臣聞死生有命長短自天周晉顏回有上智之才而尚夭折
況臣愚陋年過其壽生為國嗣沒享榮祚於臣已多亦何悲恨哉

方今大事未定，逋寇未討，萬國喁喁，係命陛下。危者望安，亂者仰治。願陛下棄忘臣身，割下流之恩，修黃老之術，篤養神光，加羞珍膳，廣開神明之慮，以定無窮之業。則率土幸賴，臣死無恨也。皇子
和仁孝聰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繫民望。諸葛恪才畧博達，器
任佐時。張休顧譚謝景，皆通敏有識，斷入宜委腹心，出可爲爪牙。
范慎華融，矯矯壯節，有國士之風。羊銜辯捷，有專對之材。刁玄優
弘，志履道真。裴欽博記，翰采足用。蔣修虞翻，志節分明。凡此諸臣，
或宜廊廟，或任將帥，皆練時事，明習法令，守信固義，有不可奪之
志。此皆陛下日月所照，選置臣宮，得與從事，備知情素，敢以陳聞。
臣重惟當今，方外多虞，師旅未休，當厲六軍，以圖進取。軍以人爲
衆，衆以財爲寶。竊聞郡縣頗有荒殘，民物凋弊，姦亂萌生。是以法
令繁滋，刑辟重切。臣聞爲政聽民律令，與時推移，誠宜與將相大

臣詳擇時宜，博采衆議，寬刑輕賦，均息力役，以順民望。陸遜忠勤
於時，出身憂國，蹇蹇在公，有匪躬之節。諸葛瑾步騭朱然全琮朱
據呂岱吾粲闕澤嚴畯張承孫怡忠於爲國，通達治體，可令陳上
便宜，蠲除苛煩，愛養士馬，撫循百姓。五年之外，十年之內，遠者歸
復，近者盡力，兵不血刃，而大事可定也。臣聞鳥之將死，其鳴也哀。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故子囊臨終，遺言戒時。君子以爲忠，豈況臣
登其能已乎。願陛下留意聽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旣絕而
後，書聞權益，以摧感言，則隕涕是歲赤烏四年也。謝景時爲豫章
太守，不勝哀情，棄官奔赴，拜表自劾。權曰：君與太子從事，異於他
吏，使中使慰勞，聽復本職，發遣還郡。諡登曰：宣太子。
子璠希皆早卒。次子英封吳侯。五鳳元年，英以大將軍孫峻
擅權，謀誅峻，事覺自殺。國除。

年改葬
吳書曰：初葬句容，置園邑奉守如後。後三
吳歷曰：孫和以無罪見殺，衆庶皆懷憤歎。前司馬桓慮因此招合將吏，欲共殺峻，立英事，皆見殺。實不知

謝景者字叔發南陽宛人在郡有治迹吏民稱之以爲前有顧啟
其次卽景數年卒官

孫慮字子智登弟也少敏慧有才藝權器愛之黃武七年封建昌
侯後二年丞相雍等奏慮性聰體達所尚日新比方近漢宜進爵
稱王權未許久之尚書僕射存上疏曰帝王之興莫不褒崇至親
以光羣后故魯衛於周寵冠諸侯高帝五王封列于漢所以藩屏
本朝爲國鎮衛建昌侯慮稟性聰敏才兼文武於古典制宜正名
號陛下謙光未肯如舊羣寮大小咸用於邑方今奸寇恣睢金鼓
未弭腹心爪牙惟親與賢輒與丞相雍等議咸以慮宜爲鎮軍大
將軍授任偏方以光大業權乃許之於是假節開府治半州吳書載
權詔曰
期運擾亂凶邪肆虐威罰有序干戈不戢以慮氣志休懿武畧夙昭必能爲國佐定大業故授以
上將之位顯以殊特之榮寵以兵馬之勢委以偏方之任外欲威振敵虜厭難萬里內欲鎮撫遠
近慰卹將士誠慮建功立事竭命之秋也慮其內修文德
外經武訓持隱若冲則滿而不溢敬慎乃心無忝所受慮以皇子之尊富於春秋

遠近嫌其不能留意及至臨事遵奉法度敬納師友過於衆望年
二十嘉禾元年卒無子國除

孫和字子孝慮弟也少以母王有寵見愛年十四爲置宮衛使中
書令闕澤教以書藝好學下士甚見稱述赤烏五年立爲太子時

年十九闕澤爲太傅薛綜爲少傅而蔡頴張純封備嚴維等皆從
容侍從吳書曰和少岐嶷有智意故權尤愛幸常在左右衣服禮秩雕玩珍異之賜諸子莫
得比焉好文學善騎射承師涉學精識聰敏尊敬師傅愛好人物品類等每朝見進賀
和常降意歡以待之講校經義綜察是非及訪諮朝臣考績行能以知優劣各有條貫後諸葛豐
僞叛以誘魏將諸葛誕權潛軍待之和以權暴露外次又戰者凶事常憂勞惜但不復會同飲食
數諫戒令持重務在全勝權還然後敢安張純字元基敦之子吳錄曰純少厲操是時有
行則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拜郎中補廣德令治有異績擢爲太子輔義都尉

同頗以條書問事和以爲奸妄之人將因事錯意以坐禍心不可
長也表宜絕之又都督劉寶白庶子丁晏晏亦白寶和謂晏曰文

武在事當能幾人因隙構薄圖相危害豈有福哉遂兩釋之使之
從厚常言當世士人宜講修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游

從厚常言當世士人宜講修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游

得
生
服

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羣寮侍宴言及博奕以為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修業積累功緒者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高山景行恥非其次夫以天地長久而人居其間有白駒過隙之喻年齒一暮榮華不再凡所患者在於人情所不能絕誠能絕無益之欲以奉德義之塗棄不急之務以修功業之基其於名行豈不善哉夫人情固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射御之間何必博奕然後為歡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論奏和以示賓客時蔡穎好奕直事在署者頗數焉故以此諷之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隙權嘗寢疾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而和

寵稍損懼於廢黜魯王霸覬覬滋甚陸遜吾粲顧譚等數陳適庶之義理不可奪全寄楊竺為魯王霸支黨譖愬日與粲遂下獄誅

譚徙交州權沉吟者歷年殷基通語曰初權既立和為太子而封霸為魯王初拜禮秩宜異於是分官別寮而隙端開矣自侍御賓客造為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丞相陸遜大將軍諸葛恪太常顧譚驃騎將軍朱據會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績尚書丁密等奉禮而行宗廟太子驃騎將軍步騭鎮南將軍呂岱大司馬全琮左將軍呂據中書令孫弘等附魯王中外官僚將軍大臣舉國中分權患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為天下笑一人立者安得不亂於是有所改嗣之規矣臣松之以為袁紹劉表謂尚琮為賢本有傳後之意異於孫權既以立和而復寵霸坐生亂階自構家禍亦之袁劉昏悖甚矣步騭以德度著稱為吳良臣而阿附於霸事同揚竿何哉和既正位適庶分定就使才德不殊猶將義不黨庶況霸實無聞而和為令嗣乎夫邪僻之人豈其舉體無善但一為不善眾美皆亡耳騭若果有此事則其餘不足觀矣呂岱全琮之徒後遂幽閉和於是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率諸蓋所不足論耳

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登白爵觀見甚惡之勅據晃等無事忿忿權欲廢和立亮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上書稱引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國擾亂又據晃固諫不止權大怒族誅正象據晃牽入殿杖一百

象據晃牽入殿杖一百吳歷曰晃入口諫曰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鼎峙實不宜搖動太子以生眾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

年叩頭流血辭氣不撓權不納冕言斥還田里孫皓即位詔曰故僕射屈冕志匡社稷忠諫忘身封冕子緒為東陽亭侯弟幹恭為立義都尉緒後亦至尚書僕射冕汝南人見胡冲答問吳書曰張純亦盡言極諫竟徙和於故鄣羣司坐諫誅放者十數眾咸冤之

權幽之遂棄市曰權寢疾意頗感寤欲徵和還立之全公主及孫峻孫弘等固爭之乃止太元二年正月封和為南陽王遣之長沙

吳書曰和之長沙行過蕪湖有鵲巢于帆檣故官寮聞之皆憂慘以為檣末傾危非久安之象或言鵲巢之詩有積行累功以致爵位之言今王至德茂行復受國土儻神靈以此告寤人意乎

四月權薨諸葛恪秉政恪即和妃張之舅也妃使黃門陳遷之建

業上疏中宮并致問於恪臨去恪謂遷曰為我達妃期當使勝他

人此言頗泄又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宮民間或言欲迎和及恪

被誅孫峻因此奪和璽綬徙新都又遣使者賜死和與妃張辭別

張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活也亦自殺舉邦傷焉孫休立封和

子皓為烏程侯自新都之本國休薨皓即祚其年追諡父和曰文

皇帝改葬明陵置園邑二百家令丞奉守後年正月又分吳郡丹

陽九縣為吳興郡治烏程置太守四時奉祠有司奏言宜立廟京

邑寶鼎二年七月使守大匠薛翊營立寢堂號曰清廟十二月遣

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備官僚中軍步騎二千人以靈輿法駕

東迎神於明陵皓引見仁親拜送於庭吳書曰比仁還中使手詔曰使相繼奉

色如平生曰皓悲嘉涕淚悉靈輿當至使丞相陸凱奉三牲祭於近郊皓於

金城外露宿明日望拜於東門之外其翌日拜廟薦祭獻歆悲感

比七日三祭倡技晝夜娛樂有司奏言祭不欲數數則黷宜以禮

斷情然後止吳歷曰和四子皓德謙俊孫休即位封德錢塘侯謙永安侯俊拜騎都尉皓

在武昌吳興施但因其民之不堪命聚萬餘人劫謙將至秣陵欲立之未至三

十里住擇吉日但遣使以謙命詔丁固諸葛觀觀即斬其使但遂前到九里固觀出擊大破之但

兵裸身無鏡甲臨陣皆披散謙獨坐車中遂生獲之固不敢殺以狀告皓皓醜之母子皆死俊張

承外孫聰明辨惠為孫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和為太子霸為魯王寵愛崇特與和無

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權禁斷往來假以精學督軍使

者羊銜上疏曰臣聞古之有天下者皆先顯別適庶封建子弟所

以尊重祖宗爲國藩表也。二宮拜授海內稱宜，斯乃大吳興隆之基。頃聞二宮竝絕賓客，遠近悚然，大小失望，竊從下風聽採衆論，咸謂二宮智達英茂，自正名建號於今三年，德行內著，美稱外昭，西北二隅久所服聞，謂陛下當副順遐邇，所以歸德勤命。二宮賓延四遠，使異國聞聲，思爲臣妾，今旣未垂意於此，而發明詔省奪，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雖實陛下敦尚古義，欲令二宮專志於學，不復顧慮觀聽，小宜期於溫故博物而已。然非臣下傾企喁喁之至願也。或謂二宮不遵典式，此臣所以寢息不寧，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異同之語，易以聞達，聞達之日，聲論當興，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之。若無以解異國，則亦無以釋境內，境內守疑，異國興謗，非所以育巍巍鎮

社稷也。願陛下早發優詔，使二宮周旋禮命，如初則天清地晏，萬國幸甚矣。時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陰共附霸，圖危太子，譖毀旣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竺屍于江，兄穆以數諫戒竺得免。大辟猶徙南州，霸賜死後，又誅寄安奇等，咸以黨霸構和故也。霸二子基、壹，五鳳中封基爲吳侯，壹宛陵侯。基侍孫亮，在內。太平二年，盜乘御馬收付獄，亮問侍中刁玄曰：盜乘御馬，罪云何？玄對曰：科應死。然魯王早終，惟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何得阿以親親故邪？當思惟可以釋此者，奈何？以情相迫乎？玄曰：舊赦有大小，或天下亦有千里五百里，赦隨意所及。亮曰：解人不當爾邪？乃赦宮中，基以得免。孫皓卽位，追和霸舊隙，削基壹爵土，與祖母謝姬俱徙會稽，烏傷縣。

孫奮字子揚，霸弟也。母曰仲姬。太元二年，立爲齊王，居武昌，權薨。

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徒奮於豫章奮怒不從命又數越法度恪上牋諫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內皆爲臣妾仇讐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強輒爲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爲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預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近袁紹劉表各有國土土地非狹人衆非弱以適庶不分遂滅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痛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芽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戒勅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

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敬之節下當裁抑驕恣荒亂以爲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勅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詔勅輔導大王旣不承用其言令懷憂怖華綺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陳道當納用之而聞怒綺有收縛之語又中書楊融親受詔勅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大小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爲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敬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爲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勅不行於藩臣邪此古今正義大王所照知也夫福來有由禍來有漸漸生不憂將不可悔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享祚

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
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悽悽欲為大王除危殆於萌芽廣福慶之
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願蒙三思奮得賤懼遂移南昌游獵彌甚
官屬不堪命及恪誅奮下住蕪湖欲至建業觀變傅相謝慈等諫
奮奮殺之慈字孝宗彭城人見禮論撰喪服圖及變除行於世坐廢為庶人徙章安縣太平三年封
為章安侯江表傳載亮詔曰齊王奮前坐殺吏廢為庶人連有赦令獨不見原縱未宜復王何以不侯又諸孫兄弟作將列在江渚孤有兄獨爾云何有司奏可就拜為侯
建衡二年孫皓左夫人王氏卒皓哀念過甚朝夕哭臨數月不出
由是民間或謂皓死訛言奮與上虞侯奉當有立者奮母仲姬墓
在豫章豫章太守張俊疑其或然掃除墳塋皓聞之車裂俊夷三
族誅奮及其五子國除江表傳曰豫章吏十人乞代俊死皓不聽奮以此見疑本在章安徙還吳城禁錮使男女不得通婚或年三十四不得
嫁娶奮上表乞自此禽獸使男女自相配偶皓大怒遣察戰齋藥賜奮奮不受藥叩頭于下曰老臣自將兒子治生求活無豫國事乞丐餘年皓不聽父子皆飲藥死臣松之案建衡二年至奮之死孫皓即位尚猶未久若奮未被疑之前兒女年二十左右至奮死時不得年三十四也若先已長大自失時未婚娶則不由皓之禁錮矣此雖欲增皓之惡然非實理

評曰孫登居心所存足為茂美之德慮和並有好善之姿規自砥
礪或短命早終或不得其死哀哉霸以庶于適奮不遵軌度固取
危亡之道也然奮之誅夷橫遇飛禍矣

吳書十四

蘇川屯鳳章
氏圖河東市

三國志五十九



